

資治通鑑

冊全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三十八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太中大夫提舉西
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河內郡開國公食邑二千
二百戶食實封玖伯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
勅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唐紀五十四

起屠維赤奮若七月盡玄
默執徐九月凡三年有奇

憲宗昭文章武大聖至神孝皇帝上之下

元和四年秋七月壬戌御史中丞李夷簡彈京兆尹

楊憑前爲江西觀察使貪污僭侈丁卯貶憑臨賀尉

臨賀漢縣屬蒼梧郡以
臨賀水故名唐帶賀州

夷簡元懿之玄孫也鄭王元懿
高祖之子上命

盡籍憑資產

財物田園人資
以生謂之資產

李絳諫曰舊制非反逆不

籍其家上乃止憑之親友無敢送者櫟陽尉徐晦獨

至藍田與別藥櫟音太常卿權德輿素與晦善謂之曰

君送楊臨賀誠為厚矣無乃為累乎累良瑞翻對曰晦自

布衣蒙楊公知獎今日遠謫豈得不與之別借如明

公宅日為讒人所逐晦敢自同路人乎德輿嗟嘆稱

之於朝朝直遙翻後數日李夷簡奏為監察御史晦謝曰

晦平生未嘗得望公顏色公何從而取之夷簡曰君

不負楊臨賀肯負國乎上密問諸學士曰今欲用

王承宗為成德留後割德棣二州更為一鎮以離其

勢并使承宗輸二稅請官吏一如師道何如李師道事見上卷元

年李絳等對曰德棣之隸成德為日已久貞元初王武俊破朱滔取

德棣今一旦割之恐承宗及其將士憂疑怨望得以為

辭況其鄰道情狀一同各慮他日分割或潛相構扇

萬一旅拒倍難處置願更三思旅衆也旅拒者挾衆而拒上命也處昌呂翻三息暫

翻又如字

所是二稅官吏願因弔祭使至彼自以其意諭

承宗令上表陳乞如師道例勿令知出陛下意如此

則幸而聽命於理固順若其不聽體亦無損上又問

今劉濟田季安皆有疾若其物故

物故注已見漢紀史炤曰顏師古曰物故死也

言其同於鬼物而故也一曰不欲斥言但云其所服用之物皆已故也

豈可盡如成德付授其

子天下何時當平議者皆言宜乘此際代之不受則

發兵討之時不可失如何對曰羣臣見陛下西取蜀

東取吳

蜀謂劉闢吳謂李錡

易於反掌

易以鼓翻下同

故詔諛躁競之人

輕躁

也競爭也

爭獻策畫勸開河北不為國家深謀遠慮

偽翻

下亦以前日成功之易而信其言臣等夙夜思之河

北之勢與二方異何則西川浙西皆非反側之地其

四鄰皆國家臂指之臣

臂指用賈誼語意言其順使也

劉闢李錡獨生

狂謀其下皆莫之與聞錡徒以貨財啗之大軍一臨

則渙然離耳故臣等當時亦勸陛下誅之以其萬全

故也成德則不然內則膠固歲深外則蔓連勢廣

如膠之附著堅固也蔓連如蔓草之蔓延連屬也

其將士百姓懷其累代煦嫗之

恩

煦吁句翻嫗衣遇翻鄭玄曰氣曰煦體曰嫗

不知君臣逆順之理諭之不從

威之不服將為朝廷羞又鄰道平居或相猜恨及聞

代易必合為一心蓋各為子孫之謀亦慮他日及此

故也萬一餘道或相表裏兵連禍結財盡力竭西戎

北狄乘間窺窬

西戎謂吐蕃北狄謂回鶻間古覓翻下同

其為憂患可勝道哉

勝音升

濟季安與承宗事體不殊若物故之際有間可

乘當臨事圖之於今用兵則恐未可太平之業非朝

夕可致願陛下審處之

處昌呂翻

時吳少誠病甚絳等復

上言少誠病必不起

復扶又翻上時掌翻

淮西事體與河北不同

四旁皆國家州縣不與賊鄰無黨援相助朝廷命帥

帥所類翻

今正其時萬一不從可議征討臣願捨恆冀難

致之策就申蔡易成之謀脫或恆冀連兵事未如意蔡州有豐勢可興師南北之役俱興財力之用不足

儻事不得已須赦承宗

絳等之言後無不驗

則恩德虛施威令頓

廢不如早賜處分

處昌呂翻分扶間翻

以收鎮冀之心

此時未改恆州為鎮州史

以後來所改州名書之耳

坐待機宜必獲申蔡之利既而承宗久未

得朝命頗懼累表自訴八月壬午上乃遣京兆少尹

裴武詣真定宣慰

恆州古真定

承宗受詔甚恭曰三軍見

迫不暇俟朝旨請獻德棣二州以明懇款

丙申安

南都護張舟奏破環王三萬衆

林邑國王德後改號環王

九月甲

辰朔裴武復命庚戌以承宗為成德節度使恆冀深

趙州觀察使德州刺史薛昌朝為保信軍節度德棣

二州觀察使

考異曰李司空論事初武銜命使鎮州令諭王承宗割德棣兩州歸朝廷武飛表上言一如朝廷

意旨遂除昌朝德懷節度及旌節至德州而昌朝已追到鎮州朝命遂不行比及武還事宜與先上表參差按實錄甲辰武至自鎮州庚戌除昌朝非武未還據所上表除之也論事集誤今從實錄

昌朝嵩之子

薛嵩亦安史舊將代宗初來降

王

氏之壻也故就用之田季安得飛報先知之使謂承

宗曰昌朝陰與朝廷通故受節鉞承宗遽遣數百騎

馳入德州執昌朝至真定囚之中使送昌朝節過魏

州季安陽爲宴勞留使者累日比至德州已不及矣

勞力到翻比必利翻及也

上以裴武爲欺罔又有譖之者曰武使還

使疏吏翻還音旋

先宿裴垪家明日乃入見上怒甚以語李絳

見賢遍翻語牛倨翻

欲貶武於嶺南絳曰武昔陷李懷光軍中守

節不屈

蓋貞元初李懷光據河中時也

豈容今日遽爲姦回蓋賊多變

詐人未易盡其情承宗始懼朝廷誅討故請獻二州

旣蒙恩貸而鄰道皆不欲成德開分割之端計必有

間說誘而脅之使不得守其初心者

李絳可謂洞見田季安王承宗之情間古

莫翻說式芮
翻誘音酉

非武之罪也今陛下選武使入逆亂之地

使還一語不相應遽竄之遐荒臣恐自今奉使賊庭

者以武爲戒苟求便身率爲依阿兩可之言

史炤曰依阿謂不特

立其說常附順人言
兩可謂無所可否

莫肯盡誠具陳利害如此非國家之

利也且埒武久處朝廷

處昌呂翻

諳練事體

諳鳥含翻

豈有使

還未見天子而先宿宰相家乎臣敢爲陛下必保其

不然

爲于僞翻

此殆有讒人欲傷武及埒者願陛下察之

上良久曰理或有此遂不問

丙辰振武奏吐蕃五

萬餘騎至拂梯泉

史炤曰拂梯勿切梯天黎切本又作
鷁鷁泉在豐州西受降城北三百里

辛未

豐州奏吐蕃萬餘騎至大石谷掠回鶻入貢還國者

左神策軍吏李昱貢長安富人錢八千緡滿三歲

不償

貳吐得翻
假貢也

京兆尹許孟容收捕械繫立期使償曰

期滿不足當死一軍大驚中尉訴於上上遣中使宣

旨付本軍孟容不之遣中使再至孟容曰臣不奉詔

當死然臣爲陛下尹京畿

京北以長安萬年爲京縣餘屬縣爲畿縣

非抑制

豪彊何以肅清輦下錢未畢償豈不可得上嘉其剛

直而許之京城震栗

上遣中使諭王承宗使遣薛

昌朝還鎮

使之遣還德州

承宗不奉詔冬十月癸未制削奪

承宗官爵以左神策中尉吐突承璀爲左右神策河

中河陽浙西宣歙等道行營兵馬使招討處置等使

歙書涉翻開元二十一年置諸道採訪處置使專以觀省風俗黜陟幽明其後伐叛討有罪則置招討處置使處昌呂翻

翰林

學士白居易上奏以爲國家征伐當責成將帥近歲

始以中使爲監軍自古及今未有徵天下之兵專令

中使統領者也今神策軍旣不置行營節度使則承

璀乃制將也

制將言諸軍進退皆受制於承璀將卽亮翻

又充諸軍招討處置

使則承璀乃都統也

都統謂都統諸軍唐中世以後專征之任

臣恐四方聞之

必窺朝廷四夷聞之必笑中國

白居易之言自春秋書多魚漏師左傳風沙衛殿齊

師來凡吐突承璀以寺人專征乎崇觀間金人有所侮而動正如此

陛下忍令後代相傳云以

中官爲制將都統自陛下始乎臣又恐劉濟茂昭及希朝從史乃至諸道將校皆恥受承璀指麾心旣不齊功何由立此是資承宗之計而挫諸將之勢也陛下念承璀勤勞貴之可也憐其忠赤富之可也至於軍國權柄動關理亂朝廷制度出自祖宗陛下寧忍徇下之情而自隳法制從人之欲而自損聖明何不思於一時之間而取笑於萬代之後乎時諫官御史論承璀職名太重者相屬

屬之欲翻

上皆不聽戊子上御延英殿度支使李元素鹽鐵使李鄴京兆尹許孟容御史中丞李夷簡給事中呂元膺穆質右補闕獨孤

郁等極言其不可

考異曰舊承璀傳曰諫官御史上疏相屬皆言自古無中貴人爲兵馬統帥者補闕獨

孤郁段平仲尤激切呂元膺傳元膺與給事中穆質孟簡兵部侍郎許孟容等八人抗論不可若据承璫傳則是九人又平仲時為諫議

大夫非補闕恐誤今從實錄

上不得已明日削承璫四道兵馬使改

處置為宣慰而已李絳嘗極言宦官驕橫

橫戶孟翻

侵害

政事讒毀忠貞上曰此屬安敢為讒就使為之朕亦

不聽絳曰此屬大抵不知仁義不分枉直惟利是嗜

得賂則譽跼蹐為廉良怫意則毀龔黃為貪暴

李奇曰跼

秦大盜也楚之大盜為莊蹻師古曰莊周云跼柳下惠之弟蓋寓言也龔黃龔遂黃霸也譽音余蹻居略翻怫符弗翻

能用

傾巧之智構成疑似之端朝夕左右浸潤以入之陛

下必有時而信之矣自古宦官敗國者

敗蒲邁翻

備載方

冊陛下豈得不防其漸乎己亥吐突承璫將神策兵

發長安命恆州四面藩鎮各進兵招討

初吳少誠

寵其大將吳少陽名以從弟

從才用翻

署為軍職出入少

誠家如至親累遷申州刺史少誠病不知人家僮鮮

于熊兒詐以少誠命召少陽攝副使知軍州事少誠有子元慶少陽殺之十一月己巳少誠薨少陽自爲

留後是歲雲南王尋閣勸卒子勸龍晟立田季

安聞吐突承瓘將兵討王承宗聚其徒曰師不跨河

二十五年矣自德宗討田悅不克王師不復跨河今一旦越魏伐趙趙虜

魏亦虜矣計爲之奈何其將有超伍而言者超伍出位而言也蓋

超出儔伍之中而言曰願借騎五千以除君憂季安大呼曰壯哉

兵決出格沮者斬呼火故翻格音閣幽州牙將絳人譚忠爲劉

濟使魏爲于僞翻使疏吏翻知其謀入謂季安曰如某之謀是引

天下之兵也何者今王師越魏伐趙不使耆臣宿將

而專付中臣耆老也宿舊也不輸天下之甲而多出秦甲關

之地古秦地也故謂關中之兵爲秦甲君知誰爲之謀此乃天子自爲之謀

欲將夸服於臣下也夸服謂欲自銜於算略以服臣下之心若師未叩趙而

先碎於魏是上之謀反不如下且能不恥於天下乎

既恥且怒必任智士畫長策仗猛將練精兵畢力再

舉涉河鑑前之敗必不越魏而伐趙校罪輕重必不

先趙而後魏先悉薦翻後戶遘翻是上不上下不下當魏而來也

季安曰然則若之何忠曰王師入魏君厚犒之於是

悉甲壓境號曰伐趙而可陰遺趙人書曰犒苦到翻遺唯季翻下遺

同魏魏若伐趙則河北義士謂魏賣友魏若與趙則河

南忠臣謂魏反君賣友反君之名魏不忍受執事若

能陰解屏障遺魏一城魏得持之奏捷天子以爲符

信此乃使魏北得以奉趙西得以爲臣長安在魏西爲臣言能承上命

不恃臣道於趙有角尖之耗角尖言所耗者小於魏獲不世之利執

事豈能無意於魏乎趙人脫不拒君是魏霸基安矣

季安曰善先生之來是天眷魏也遂用忠之謀與趙

陰計得其堂陽

堂陽漢縣屬鉅鹿郡唐屬冀州在州西南

忠歸幽州謀欲激劉

濟討王承宗會濟合諸將言曰天子知我怨趙今命

我伐之

今當作必

趙亦必大備我伐與不伐孰利忠疾對

曰天子終不使我伐趙趙亦不備燕濟怒曰爾何不

直言濟與承宗反乎命繫忠獄使人視成德之境果

不為備後一日詔果來令濟專護北疆勿使朕復掛

胡憂而得專心於承宗

復扶又翻

濟乃解獄召忠曰信如

子斷矣

解獄謂釋其囚也斷丁亂翻

何以知之忠曰盧從史外親燕

內實忌之外絕趙內實與之此為趙畫曰

為于偽翻

燕以

趙為障雖怨趙必不殘趙不必為備一旦示趙不敢

抗燕二且使燕獲疑天子趙人既不備燕潞人則走

告于天子曰

盧從史鎮潞州故謂之潞人

燕厚怨趙趙見伐而不備

燕是燕反與趙也此所以知天子終不使君伐趙趙

亦不備燕也濟曰今則奈何忠曰燕趙爲怨天下無

不知

自朱滔以來燕趙交惡

今天子伐趙君坐全燕之甲一人未

濟易水此正使潞人以燕賣恩於趙敗忠於上

言燕本忠

於上而盧從史以計敗之敗補邁翻

兩皆售也

賣物去手曰售

是燕貯忠義之心卒

染私趙之口不見德於趙人惡聲徒嘈嘈於天下耳

貯丁呂翻卒子恤翻嘈昨勞翻

惟君熟思之濟曰吾知之矣乃下令軍

中曰五日畢出後者醢以徇

譚忠頗有戰國說士之風而心爲唐

五年春正月劉濟自將兵七萬人擊王承宗時諸軍

皆未進濟獨前奮擊拔饒陽東鹿河東河中振武義

武四軍爲恆州北面招討會于定州會望夜軍吏以

有外軍請罷張燈張茂昭曰三鎮官軍也

三鎮謂河中河東振武

何謂外軍命張燈不禁行人不閉里門三夜如平日

亦無敢喧嘩者

唐制兩京及諸州縣街巷率置邏卒曉暝傳呼以禁夜行惟元夕張燈弛禁前後各一日

丁

卯河東將王榮拔王承宗洄湟鎮吐突承瓘至行營

威令不振與承宗戰屢敗左神策大將軍酈定進戰

死定進驍將也酈定進擒劉軍中奪氣河南尹房式

有不法事東臺監察御史元稹奏攝之唐制御史分司東都謂之東臺

攝收也擅令停務朝廷以為不可罰一季俸召還西京

至敷水驛華州華陰縣西二十四里有敷水渠九域志華陰縣有敷水鎮有內侍後至破驛

門呼罵而入以馬鞭擊稹傷面考異曰實錄云中使仇士良與元稹爭廳按稹及

白居易傳皆云劉士元而實錄云仇士良恐誤今止云內侍上復引稹前過貶江陵士曹

復扶又翻前過謂擅令河南尹停務上知曲在中官故引前過以貶稹翰林學士李絳崔羣言

稹無罪白居易上言中使陵辱朝士中使不問而稹

先貶恐自今中使出外益暴橫橫戶孟翻人無敢言者又

稹為御史多所舉奏不避權勢切齒者眾恐自今無

人肯為陛下當官執法疾惡繩愆為于偽翻有大姦猾陞